

艮齋文稿

一

南柯仙傳
艮齋文稿
艮齋詩集
史論

二冊
十冊
一冊
一冊

有
1030

艮齋文稿卷之一目次

序

○雄嶽詩草序

名山遊草序

見達筆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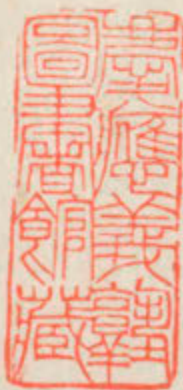
四器備考序

三國志論序

○蘇老泉文抄序

○芥舟編序

蓮亭宴集詩序



○農家遺戒序

送東海蘆田君遊關西序

送櫟園石坂君還甲州序

○送戶川生歸作州序

贈穗積生序

記

梅菴記

○松風閣記

自阿久津村下絹川記

觀雷亭記

○槐雲樓記

○盲風記

論

三國論

○魯肅論

○范增論

論白石春臺

○嚴子陵論

艮齋文稿

雄嶽詩草序

代序

東興 安積信著

予弟小監原長世。既沒六年。其嗣子長保。持遺稿來示曰。先考遺集若干卷。今掇其尤者。而爲二卷。以上諸梓。欲使後裔知先考之雅尚。其序之宜莫如君也。予曰。然。誠如子之言也。夫棣華之恩。連枝之愛。人情之切。至而不容已者。況於長世才學之俊。友于之厚。而不幸蚤世者。雖無子之請。固宜序其詩而傳之後也。長世幼好讀書。精敏過人。長而學益殖。志益篤。

國學

好學

當國家累洽重熙文運方開之時長世以文學獎
拔漸登顯職方將展其材力而天不假之年不幸奄
逝嗚呼其可惜也已長世之於學其志將措諸事
業以為國家之用未嘗听听焉以詩自鳴求工於婉
白配青間也而出其緒餘藻續景光吟哦花月清新
適逸煒燁可觀若斯集雖曰一鱗片爪可以慨見
其才學矣抑余又有感初長世之在世也嘗構草亭
於後園曰棣華每以公退之暇昆弟相邀會燕其
中醺酒賦詩優游歡暢以為至樂乃歲月幾何集世
奄為古人草亭如故伊人云亡追憶曩昔如塵如

之召

不新而序之

不可復尋

之無似何

能

夢而余亦頽然以喪矣今讀其詩想見其人無
然淚下耶長保繼家承統堂構任固敢失墜今選
次遺稿而壽諸梓是能述先人之餘韻者嗚呼長
世為有後矣

名山遊草序

太史公周游天下極名山大川之勝故其文豪宕俊
拔擅史筆之長柳子厚竄於荒陬觀山水之奇麗故
其文清峭蒼勁專遊記之妙蓋魁奇閎博之士雖抱
曠世才學徒汨沒於城市塵全間而不藉江山之靈
以發抒志氣則不能作絕代文辭江山之靈雖擅天

下之壯觀。亦不資文辭以昭揚其奇秀。則無以顯于世。故江山因文辭而益顯。文辭假江山而彌傳。二者相須而濟美焉。古人所云。讀萬卷書。成千里行。豈虛語哉。吾友高陽子齒髮甫燥。才名噪世。長而學殖。文績聲價益高。然高陽子之於世味。如浮雲薄紗。其嗜山水。則不啻屈到之於芟文王之於昌歎也。往年遂謝絕世事。草鞋布襪。周遊天下。探名山之勝。足跡殆遍海內。至今年始歸。予聞而訪之。酌酒把臂。罄平生之歡。酒方酣。披其行囊。則有名山遊草一編。把而讀之。駭然目瞿。悚然神悸。但見雲煙繚繞。山岳屹立。林

莽之深。龍水波之洶涌。與夫破廟古寺之荒涼。猿鳥魚龍之變幻。互相呈奇獻巧。指點不暇。浩浩然神游魂飛。如立於煙雲杳渺之中。凡天下魁偉絕特之觀。不移足而在几案間矣。予既終編。喟然歎曰。是天下之奇文也。豈惟才與學之精博雄駿而至於此歟。其無乃藉江山之靈以發抒其志氣乃能爾也歟。夫我邦之名山。千百不翅。而今資子之文而益顯。子之文亦因名山而彌傳。殆將與太史柳州並馳于數百歲之下。於乎盛哉。予也山水緣淺。未能歷遊。未可也。而有志焉。他日幸獲脫去世累。舂糧擔簞。以極天下壯

而又有狡焉啓疆之志。昔年既窺滿州而不得志。因欲嫁禍於吾邦。未可量焉。安保其不再舉邪寇哉。外患可以生內憂。小變可以致大難。彼知我之易與也。或掠西陲。或擾北邊。連年兵結不解。則天下騷然。士民皆罷。兵革困於漕輓。而其弊必有流賊嘯聚之禍。方斯時。彼乘其釁。轉戰長驅。則天下之禍。將至於不測。漢土歷世北胡之變。職此之由。甚可懼也。國家懲往年之變。邊陲之備。最加森嚴。洵可謂盛舉矣。然昇平二百年。士大夫狃於無事。而柔輒媮惰。萎靡不振。以兵革付之烏有者。滔々皆是也。及國家有一旦

之變。我不知其冒矢石蹈湯火而能赴敵乎否。天下之禍。消之未萌也易。防之既發也難。方今幸無事。及斯時。正政令。嚴刑賞。振其媮惰柔輒之氣。而訓練之於兵革之事。則天下之人。皆換頭改面。而奇傑勇敢剛勁之士出矣。夫如是。邊疆之備益嚴。攻戰之術益精。雖有外患。不足以爲憂。而邦內非常之變。亦可以剷除之矣。豈不國家無窮之福也哉。余一介書生。固不通於時務。況於邊疆之事。談何容易也。但今讀是卷而有足慨者焉。因書之卷端以自秘云。

律度量衡之於醫道。靡弗皆具。律以辨聲。察其證。度以按體。驗其應。而量衡爲尤切。藥石賴之以正。銖兩。湯液賴之以定。會合。初不可謂之非大義。而忽畧焉也。夫醫道之有量衡。猶軍旅之有節制。節制之不嚴。雖有良將。不能保其全勝矣。故古方書所載。劑量精嚴。之井然不紊。猶周亞夫之布陣。豈徒然云哉。然而歷代制作不同。以此比彼。判然如排十指。雖有諸家。辨解亦紛糾不一定。世之醫家。若隙中觀鬪。莫能辨其贏輸。卒以蹈李廣之覆轍。不亦悲乎。其能覈古法而立之節制者。獨有鈴木翁而已。翁鑽研乎經籍。誓

攷乎度量。殆二十年。一旦超然有所悟入。以謂古之至人。所以造律度者。實在乎累黍之法。而後世不究其精微。概以柜黍算之。遂致乖錯難通。且古者民俗之量。與醫藥之量。本自不同。諸家混爲一訛。謬亦甚。乃奮筆著四器算畧若干卷。其說據唐禮樂志。用黃黍之法。推周官漢志之說。以分民俗醫藥之量。高權辨論。犁然悉備。於是醫經方書。察病狀。凡湯液之法。瞭然如別白黑。而諸家乖謬難通者。亦皆迎刃而解矣。若夫節制之森嚴。鎮密雖二豎交攻。亦何以彈指甲而擒焉。其勒功於醫林。不既偉矣乎。今又撮其

尤切要者。爲備考一卷。就余徵序。顧余材薄力微。奚足以張翁之聲勢。而翁亦惡用此孱弱之木爲然。翁不鄙夷。將以充先聲之一鐫。故不敢牢讓。書之首簡。俾觀者有所考焉。

三國志論序

君子之學。非貴博也。然非博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故。而爲脩己治人之用矣。故博學之多識之。將以歸至約之地。爲我事業之實也。夫史者古今之治亂具焉。人物之得失存焉。可以恢廓識見。可以分晰是非。近之善身正家。遠之治國濟民。皆經世有用之學。然世之學

士大夫徒爲閎通達辯。夸世驚人之資。而至於治亂之源。得失之理。行諸身。施於世者。則莽々蕩々。如夜坐手闔室之中。此亦徒博也已。昔者謝上蔡熟舉史事。程子斥其玩物喪志。夫上蔡之賢。且不能免弊。況於世之學士大夫。無怪其莽々蕩々也。惟恬齋井公則不然。其誦之也博。其論之也精。治亂之源。得失之理。大者綱提領挈。小者繩折毫分。蓋其志將以歸至約之地。爲事業之實。非徒爲閎通達辯之資者也。余出入門下。屢聞其談史。上下馳騁。數千年之間。叩之而應。挹之而不盡。如鐘發而泉出。使聞者躍々然前

帝忘倦。誠可謂深於史者。頃著三國志論一卷。其尊蜀黜魏。斥曹瞞之隱衷。責雲長之敗亡。皆千古不刊之論。啓發人心。裨益史學。益爲不鮮矣。讀者見其議論之正大義理之精核。而又當知其志於經世之學也。余既服其深於史者。故爲之序。文化甲戌仲冬安積信書

○蘇老泉文抄序

古之所謂立言不朽者。豈易致哉。其養之深而發之遲。積之厚而取之薄。崇之於天。深之於淵。奧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皆攢羅綜包於一心之中。而未嘗輕



出之也。及天下之治亂。生民之得失。錯然起乎其前。而動乎中。然後發諸言語文辭之間。如探物於懷。入手於袖。取金帛于府而陳之中庭。沛乎其不窮也。是以滂葩元氣。姿態橫生。有排山倒海之勢。而辯論鑿々。亦必關係乎天下治亂得失。斯可以語不朽之盛事矣。此豈摘豎擷華。求工於擊悅者之所能致哉。其源深者。其流遠。其氣充者。其聲宏。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焉。蘇文公少抱奇氣。頗豪蕩。不脩細節。年始二十七矣。發憤讀書。六經之簡奧。百家之雄博。兵陣刑獄之精詳。靡弗悉究。其養之已深。積之已厚。而猶且未

肯輕試也。當慶歷熙寧之間。天下未平。政綱未肅。北有強悍不屈之胡。西有憑陵不臣之夷。其禍將至於不測。而朝廷為偷安之計。歲幣餽遺如養驕子。公慨然有剋鋤虜庭之志。乃奮筆為論策數十篇。浩博俊偉。貫穿今古。審治亂之原。明兵理之要。其渾灝不窮。如濁河千里。衝砥柱。絕呂梁。層瀾怒濤。噴薄迴旋。而注之海。其變幻不測。如神龍橫矯。拏雲挾雨。洗滌乎玄間。而不可端倪。其明審不爽毫髮。又如燭照龜灼。持左契以要于後者。雖孫吳復生。猶將拊其背而扼其吭也。自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惜夫公翔迴于郎

○予嘗讀公之全集手自

署而不處樞要之地。其奇策妙籌。驅風霆。泣鬼神者。徒歷落於古紙乾墨之間。而宋室遂以不振。至於中原陸沉。生靈塗炭。為左衽侏離之鄉。而後已。雖然。公之言論風采。與天壤俱存。而於所謂不朽之業者。綽有餘焉。則天下後世當為宋室惜。不為公憾也夫。

○芥舟編序

○往年予僦居江都小川街。寒竈冷壁。蕭然無聊。山無語。彌三泉義卿來寓。杉茂堯亦尋至之。三人者皆同邑故人。驪然無所聞。而義卿之曠達。茂堯之俊朗。尤

足披摠襟懷。予樂其盍簪於一堂。而不復^作羈孤憔悴之態矣。數年之間。彌三東旋。義卿物故。而茂堯亦徙于西肥數千里之外。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往時歡會。不可復尋。良足^可悲^也。頃者茂堯千里寄書。且曰。某平生遇格言。至論歌詩文章。一切關世教者。輒援筆錄之。歲月已久。不覺成編。今釐為三卷。曰芥舟編。君請序之。予謂茂堯之^在江都。讀書砥行。慨然欲有為。其後西徙。既九年矣。意其學行益進。而所編纂之書。必有裨^裨世教者。便欲一覲其面。而讀其書。邈不可得。又安得起義卿於九原。相與酣嬉談謔乎。一

墓

堂之上哉。噫。一聚一散。或存或歿。如浮雲之出岫。寒^之翻^翻隕^隕。茫不知其所^所。極於是去者。日以踈。來者日以親。惟有志之士。雖千里相阻。幽明而矜期之相許。肝膽之相投。猶在一堂。每思欲立身垂訓。揚聲光於不朽。而終不負平生知己之感也。茂堯尚勗之。若夫編纂之採菁擷腴。則他日幸獲一閱而論之。未晚也。因姑書之。使題其首簡。

蓮亭宴集詩序

今茲甲申之夏。巖槻侯大夫高木君。邀諸友讌於蓮池小亭。是日涼雨輕灑。襍穢不遇。荷葉擎露。魚鳥戲

波。翛然不異江湖間也。酒方酣。予乃颺言曰。輓近大
夫相侈以豪華。相詡以奢麗。平臺邃房之美。歌兒舞
童之豔。捐千金而不靳。窮晝夜而酣嬉。孰肯遊乎騷
雅之苑。閱文酒歡會者哉。獨高大夫襟度超軼。神粹
氣清。賦夕烟於琴幌。吟曉月於書牀。韻流徵逐。雕鑿
風光。雖在劇職紛龐之中。嚼然如出水芙蓉。視彼沈
酣於奢豪。曾不解騷雅之趣者。天淵不啻也。大夫笑
曰。先生醉邪。何言之溢美也。於是歡甚。諸君飛筆擘
牋。于喝迭唱。雜以談詠。不知日之將暮也。則謂之一
時清集。孰爲不可邪。所俱會者。清水礫州諸友凡十

人。得詩若干首云。

○農家遺戒序

生民之災。莫憺於飢饉。而飢饉之臻。近者數十年。遠
者百餘年。雖有遲速緩急之不同。而不可保其終不
臻也。嗟夫。亢旱淫潦。百穀不登。民俵々[○]手無所得食。
或掘草根。或剥木皮。或持瓢乞食。以[○]僅延旦夕之命。
方是時。父不能育其子。夫不能保其妻。流亡仳離。呼
號顛連。遂胥而委于溝壑者。幾萬人矣。閭里阡陌。鞠
爲墟莽。狐兔晝遊。鬼燐夜舞。其慘戚有不忍言者。昔
者宋鄭俠作涑民圖以獻。神宗觀之。長吁數四。立罷

新法。夫觀其圖猶^且若此。况親罹其災者爲何如邪。
此雖肉食家政教之所不至。亦由下民儲蓄之無素
也。然下民之情。得^{子居無事}一時之安。不知豫爲之備。及一旦
罹災。乃騷然震駭。欲以救之。是猶渴而鑿井。戰而鑄
兵。亦已晚矣。唯良農能積奇贏。廣儲蓄於豐穰。安
之日。故雖有水旱凶溢。曾無此離之患。蓋不恃夫飢
饉之不臻。而恃吾有以備之耳。增子德卿。予髫髻之
友也。家世爲富岡里正。專以農桑爲事。然德卿能寄
情文字。嘗錄天明飢饉之狀爲一卷。今年予於郡山
獲觀之。其書叙當時雨暘之不時。五穀之不登。與夫

捄荒療飢之法。詳細精核。皆足以鑒往事而誌後患。
獨至流亡餓莩之慘毒。則畧而不載焉。豈有所諱歟。
然讀其書。想見其事。猶能令人心骨俱酸。其用意於
農政。可謂深矣。^抑里正之爲職。掌一村制令。民之勤
惰儉奢。係其所設施焉。今德卿之用意若此。則其平
素督稼^穡。廣儲蓄。雖一旦罹凶饉。然闔村賴以無流
亡此離之患。斷可知矣。豈與^俗吏輩置民隱於度
外而惟恐囊橐之不厚者。同日而語邪。因書之以弁
卷首。俾爲吏者知所以勤而爲農者知所以戒焉。文
政乙酉^{初夏}五月。在小山旅^次寫。

送東海蘆田君遊關西序

人生之樂事。莫山水之遊若。而遊又有三焉。有流俗之遊。有文人之遊。有儒者之遊。今夫出乎湫阨之區。離乎喧聒之衢。一旦登名山。涉大川。觀其峯巒之崑崙。波濤之洶涌。洒然而喜。熙然而歌。歡抃呼躍如脫幽室解拘束。而其心一無所自得焉。歸則挾其所觀。以誇于城聚而家居之人。是流俗之遊也。若夫攬山水之奇秀。遊心於清曠寥廓之表。其磊砢骯髒之氣。鬱勃而不能發者。與其平素欲言而未抒者。一旦得江山之助。而相磨盪焉。相激發焉。而不能自己。乃播

爲歌詩文章。是文人之遊也。至儒者之遊。則又異於此。觀山之巍々。也有覺乎仁德之厚重。而不遷觀水之混々。也有感乎天道之流行。而不已。鄙邑墟市也。察風俗之美惡。考政事之得失。殘壘廢址也。究古今之變遷。討治亂之成敗。一一體諸身。考諸心。無往而非學問思辨之實也。此之謂儒者之遊。夫山水之觀。則一而遊有三焉。雅俗亦各不同。然至其自以爲人生至樂。則又奚有異哉。友人東海子抱篤信好道之志。而又挾登高能賦之才。今茲初夏。將遊關西。探山水之勝。斯則何遊乎。夫關西山水之勝。不啻十百而

畿甸之間輦轂之下先王之禮樂典刑存焉前修之
流風餘韻在焉東海子壹皆登臨而顧眄之觀夫山
水之奇秀風雲之變態又知天下之大民物之稠必
當有慨然而歎忤然而起手舞足蹈之不能自己者
而行理之暇若文若詩雕琢景光吟弄風月以寓冲
衿於楮墨間然則儒者之遊亦在焉文人之遊亦在
焉吾知其決非徒遊也昔延陵季氏遊上國而知列
國之盛衰紫陽南軒二子遊南康諸山而有浴沂詠
歸之趣古人之歷觀天下登臨山水皆有以察政事
之得失析義理之精微非若今人之踞坐而去漫

而歸而其心絕無所自得焉者也余少有烟霞之癖
而登臨之樂僅以一二數蓋以世故之難捨而不能
脫然決去然婉戀山水之意未嘗一日而忘於懷也
故今於東海子之行告以遊之道且以寓欽羨之意
云

送標園石坂君還甲州序

甲之爲州有巴蜀之險而有燕趙之風焉四方之山
嶺屹崔巍固不讓岷峨而奔湍激瀨亦何三峡之不
若哉至懸車束馬之陬跼爲掛綵之阻則周轍之所
不至謝後之所不及險恠奇崛如蜀之崖棧者我不

知其有幾也、夫其山水靈秀之氣所鍾、必生魁閎磊
偉非常之士焉、若彼武田機山公、雄畧英武、震盪天
下、而麾下多驍勇慄驚之士、詩所謂維嶽降神、非虛
語也、故公之餘烈至今不泯、其民皆剛銳敦樸、重義
輕利、務本而力作、有燕趙慷慨悲歌之風、而他邦之
所莫及也、然至於魁閎磊偉如古豪傑、則韃橐以來
吾未聞焉、其無乃蟻屈於山林、或出於文人墨客醫
術之流歟、櫟園石坂君產于甲、而學江戶、與予締交
於一齋先生之門、游從相親、十年猶一日、故予於君
之爲人知之熟矣、君天才俊拔、頗有風概、專究軒岐

之道、而旁攻經史百家、周綜淹博、靡所不窺、豈非古
所謂魁閎磊偉而出於醫術者邪、今茲王月、將暫歸
于甲、來勸余俱遊焉、余嘗聞甲中山水之勝、而側身
西望之日舊矣、常願一遊茲土、而踏巉巖臨幽竅、與
山林豪傑之士相交、如杜少陵之入蜀、太史公之遊
燕趙也、今遭君之往、肉奮神躍、有浩然軒舉之志、而
俗累尼之、洵可歎也、嗚呼、君往矣、抱閎通淹博之學、
以與一州之豪傑周旋、其講習之日雖淺、必當有慨
然而歎、忸然而興、相率以趨於學者、矧其俗固承英
雄餘烈、而有慷慨之風也哉、若夫山水之靈秀、風物

之環竒。君能援筆而賦之。則余雖不能從羈勒。猶得
窮勝槩于几席間。可以少憫側身西望之思也。已。

○送戶川生歸作州序

天將使斯人爲雄偉非常之士。必先投之於至逆之
境。鼓濯其性靈。淬厲其志氣。至於穀稗渣滓之不存
而後已。蓋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彼饑而食。飽而嬉。
志參體快。不涉人間艱梗者。雖有性質之美。無以鍊
磨而造就之。今夫木。翹英敷芳於春夏之間。非不美
也。惟其氣洩而不收。質柔而不剛。至秋淒冬沍霜雪
游加之時。則色變葉落。如戰敗之軍。棄甲裹磨而走。

然後斂肅其氣。堅貞其質。大之爲棟梁。小之爲榱橰。
皆足以中大厦之用矣。若夫凡蕩弱植。朝榮而暮悴。
不罹冰霜之刻。轉者。又何所成其材。則士之遇逆境
者。亦可以自解而無憾焉。戶川生。作州人也。幼即有
志於學。徃年躡屣擔簦。千里遊江戶。將以肆其力於
墳籍。而窮蹇無橐囊。僑寓寄食。備歷艱阻。然其志逾
堅。氣逾銳。未數年。學術大進。駸々將底乎有成。而今
又爲世嬰所扼。中道西旋。宜其心有不釋然者。然生
之窮蹇困阨。乃天之所以寵而成之。而生又得以刻
勵其志氣。鍊磨其學術。而爲大厦棟梁之材。未可遽

以戚々也。夫士不患身之困阨。而惟患志氣強勉之不至耳。苟使其志氣堅凝。雖簣中之死人。足以自致青雲之上。能自勉強不已。則跨下之餓夫。足以樹勲而稱孤。惡有負男兒七尺之軀。而一跌輒不能振者乎哉。生其最之。使吾言不虛可也。

○贈穗積生序

自先王教養之法廢。風俗靡々頹壞。士之志於學者鮮矣。幸而有之。亦厄乎飢寒。阻於困窮。張々乎曠四海。無所托其軀。方是時。其所須者斗升之粟耳。苟有烜赫巨力之士。捐綵髮之賞以濟之。則足以成其志。

矣。而彼藐然不省。惟園池花石之美是崇。飲食聲妓之奉是喜。一朝捐千金而弗顧。惜。至於憐才養士。積陰德於冥々。則諉爲無用之事。此亦雖風俗漸靡。使然。抑世道之不幸也。然士之怵迫乎飢寒。墮獲於困窮。遂以汨沒流俗之中。其志亦陋矣。欲人之拯濟難矣。若夫豪傑之士。飢寒怵之而不懾。困窮擠之而不屈。纓絕肘見。三日不食。猶且歌聲如出金石。囂々然無所求於世。然氣類之相感。至誠之所通。詎庸知烜赫巨力之士。不拔之涸轍之中。而沃之以清泉也哉。穗積生。吾鄉人也。少好學。往年遊江戶。橐廩既竭。俵

之托足無地。而其志不少撓。爲文辭蔚然可觀。予雖窮矣。憐其才。使寄食焉。間與之談古今豪傑事。論天下治亂成敗之迹。輒抵掌扼腕。眼爍々四射。若欲起古人而相馳騁者。後予窮益甚。因薦生於梧南林君。即一言允之。嗟乎。生流離顛越。百折不撓。頗有古豪傑之風。而君能憐才育士。一旦拔之涸轍之中。而沃之以清泉。其氣類之相感。蓋有不偶然者。生往矣。益堅其志而修其業。賴乎六經之途。游乎百家之淵。涵焉充焉。遂大有所成。以不負君畜養之恩。則匪特生之幸。予亦與有榮焉。苟饑而食。飽而嬉。一作焉。一輟

焉。不能終始保其志。君必責我曰。子之客妄人耳。我不復畜矣。嗟乎。生其戒之。勿使我受罪戾也。文政七年蒲月初九安積信撰

梅菴記

凡花之穠麗清艷者。古人必加雅稱而褒寵之。若菊之隱逸。蓮之君子。牡丹之花王。芍藥之宰相。奕々照灼文史。惟梅負孤高絕塵之姿。而僅以花魁見稱。若未盡其美者焉。故予嘗稱梅爲花中神仙。何也。噓喻陰陽。凌薄風雲。遨遊六極之表者。惟神仙爲然。而梅實類之。詒其麗則如姑射仙姝。戴縞冠。曳素裳。綽約

微步。語其清。則如王子晉鶴背吹笙。奇音摩切霄漢。
詒其豪。則如呂洞賓酣飲朗吟。嬉遊洞庭蒼梧間。此
皆梅之所擅美於百花場。而神仙之號所由命也。夫
然故。穢穢俗子。不可得而襲焉。熱官富豎。不可得而
翫焉。唯超然軒舉。有跨三山凌十洲之思者。而愛之
爲相稱爾。若梅菴吉田君。益近之。君以醫術之精。風
動一世。請治者無虛日。家又介居城市。輪蹄之聲相
屬。而幽閑瀟灑。絕不浼於塵垢。殆類吸沆瀣。飡冰雪
者。性酷愛梅。所居環植數十章。蚪枝盤拏。森然盈目。
君日吟哦其下。一切升沈榮辱。直附之花開花落。恍

如身處孤山。而白鶴給使于左右也。君又好詩善畫。
興到輒一寫一詠。皆梅也。奇葩異萼。拂之自十指間。
發出。豈胷中亦有梅歟。因自號曰梅庵。遂以號稱于
世云。當東風始動。春意漸融時。芳蕊艷發。清馨撲人。
儼如瓊林玉樹。蟠亘蓬瀛中。君乃邀二三勝友。設燕
其中。酌仙靈酒。舉踈影盞。仙靈酒踈影盞并君家所有酣嬉淋漓。
神態形釋。恂々然如右浮丘左洪崖。而踟躕閬苑。更
嶺之上。殆不知君之爲梅耶。抑梅之爲君耶。嗚呼。君
之於梅。可謂二仙相得而甚驩者也哉。故予又稱君
爲醫中神仙。弟子素無道骨。幸奉雕蟲之技。得以竚

濫於仙籍亦榮矣。異日葆神之術漸進。外物之爲韁
馬者。皆屏絕。乃訪君於梅花林中。相與譚黃庭銘永
之妙訣。君將戰然一笑。謂我爲列仙之儒耶。文政壬
午五月。良齋處士安積信記。

○松風閣記

高陽^{高陽}君。吾詩友也。爲人風流嫺雅。脫於聲利紛華之
外。而一無所緇焉。壯歲謝世。退隱于^{地處近世}墨^{王河}之壩。惟以
詩自娛。故其詩清澹閑肆。不事藻飾。而悠然之趣。溢
出乎行墨間。蓋近世作者之翹楚矣。今茲^{六月}之夏。予始
訪君。則清泉之上。衡茅蕭然。屋外有老松數株。離奇

屈盤。龍走蛟蟠。不問而知爲詩人之廬矣。君邀余於
小閣。時已薄暮。窗外謖々有聲。如琴筑。如珮環。又如
細雨之敲窗。予聞而竒之。君笑曰。是未足竒也。既而
談論移時。夜將二更。忽聞波濤之聲。澎湃^{澎湃}。捲屋
而來。○神骨悚然。如泊于洞庭之浦。浙江之津矣。揭
窓觀之。清月流天。松影落地。餘韻殘響。冷然于蒼髯^{蒼髯}
翠鱗^{翠鱗}之間。余稱竒絕者久之。君適然而笑曰。子但知
其聲之竒。而未知其聲之與詩道通也。請試論之。夫
松待風而發聲。風因松而成響。謖々謖々。騷然颯然。
大之爲波濤。小之爲琴筑。變幻百出。而松固不知風

亦不知。然二者無意於聲而聲生焉。是天下之至聲也。雖言詩道何以異於此。邈矣上古。雅頌姑勿論耳。降而迄乎漢魏隋唐之間。若蘇李陶謝李杜韋柳之詩。皆出于性靈自然之感。而發於吟詠歎之餘。不專以雕繪爲事。故其詩如水中月。如鏡中之花。如美人之明麗。如古琴之清冷。如哀猿孤鶴之嘹唳悲號于空林峭壁間。是天下之真詩也。後世詩道日衰。惟以剪紅刻翠爲能事。以駢花儷葉爲專務。蠅聲蚓竅。繁絃哀竹。迭立壇坫而競嘈雜之音。清之然以供俗耳。一快此其詩道之所以日衰而益降也。予聞

之爽然自失。憮然爲問曰。肯哉君之說詩也。予既聞松聲之奇變。又聞詩道之要眇。垂橐而來。捆載而歸。請書此以爲松風閣記。

自阿久津村下絹川記

文政己卯五月。余歸省二本松。居裁五日而回踵。時春寒料峭。風刺々刮面。行數日至野州。阿久津村。於是將駕舟以達于江戶。乃覓旅亭宿。亭下有川。曰絹川。水聲淙々。近在衽席下。睡中聞之。屢以爲雨至也。翌早。艤舟從流而下。舟中有旅客數人。皆俗漢。獨有禪僧可與語耳。是日天霽。東風始和。川原迢曠。流水

清駛觸石淺沫。號々有聲。舟中而望西北諸山。蜿蜒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山時乎其兩間而魁岸踞肆如烈士之攘臂而不屈。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下者為高原山。東則碧峯巉然秀麗如佳人之爭妍。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態者為築波山。皆獻奇逞巧集吾目睫。余乃詩其景。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以示僧。亦和荅。吟哦譚笑。倍覺有佳趣。僧曰。萍水。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相遇皆是好因。而子之逸韻尤可喜。獨恨餘子碌碌。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不足譚耳。余曰。餘子雖俗流。亦有佳友在焉。僧曰。佳。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友為誰。余指點諸山曰。風采脩潔如司馬長卿之一。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座盡傾者。自非光山也。襟度坦率如王子猷之徑造竹。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所者。那須山也。氣岸軒揭如派長儒之長揖不拜者。非。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高原山也。至於筑波山之清秀嬌麗。則如潘安仁之。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丰彩照人也。此皆非風流絕俗之佳友乎。僧曰。然抵。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掌而笑曰。子以無情。為有情。佳友是能成變。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化。吾上乘者歟。余亦策然笑。歡聲移晷。舟已行。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五六里。東溪有斷崖。土皆赭。怪松生其上。枝皆偃垂。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臨潭。成獼猴飲溪狀。西則平沙淺渚。鳬鷺成群。蘆竹。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叢生。漁莊隱見。宛若畫圖。景狀而吾輩亦為畫中人。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矣。又行三四里。水漸深。湛碧如藍。舟行頗遲。昏黃始。蛇數十里其中峻拔雄特如美丈夫之相揖而立者

此諸山高可仰。奇可觀。不可數。使人襟懷灑脫。鄙吝之心自消。則謂之佳友。不亦可乎。

抵窪田村。則明色不辨人矣。

觀雷亭記

上總之南。有山。嶽然拔起乎滄海之瀕。者爲鐵箭。而處士瀧文卿。適宅其陰。一日遊而樂之。遂構一亭其上。扁曰觀雷。鄉人疑駭。以爲好異。而文卿弗屑也。蓋物之可取。以供耳目之觀。而洒濯其心者。何限。花竹泉石。風月禽魚。其類不翅十百。而文卿獨有取於雷。何耶。夫雷之爲物。陰陽之所激。輻輳之。震河海而盪山嶽。擘喬水而礪巨石。故世舉威靈之甚可畏者。必曰雷霆。而文卿非特不敢懼。亦且取以供耳目之

觀。宜乎鄉人之曉之也。噫嘻。我知之矣。文卿諳曉王霸大略。洞析今古兵理。胸中落落。然視夫花竹泉石之樂。猶蟬翼蚊喙之不堪把玩。而每欲極天下險怪。壞偉之觀。然後足以饜其耳目。而拓其跌宕奇崛之氣。故獨有取於雷也。予請代文卿言之。南海六月。祝融煽陽。層波沸湯。歟氣爍石。蘊隆煩暘。若坐釜甑。忽有雷自半天而起。掣紫電。驅猛飈。玄雲崩勃。暴雨傾瀉。龍鬣蛟怒。海立濤翻。舂舂駭劃。光怪閃爍。如百萬虎貔之軍。鏖戰於阪泉涿鹿之野。觀者目眩舌撝。魂喪膽破。不知其所端倪。文卿乃奮髯拊髀。嘲夏侯之

倚柱笑劉備之投箸。直將鞭豐隆。叩天關。嬉遨霄漢之上。何其壯也。世之士大夫。弩眼戟手。論天下事務。每以豪傑自許。而猶變色於蜥蜴。失聲於破釜。其孰能遇霹靂之震烈而不掩耳者。今文卿傲睨而指顧之。則雖提數千之兵。入百萬之師。猶將夷然不動。聲氣而決勝敗於彈指之間。可知也。雖然。文卿之所得。未必止是而已。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夫震及百里之遠。而不喪匕鬯者。唯誠敬而已。文卿雖以韜略自雄。亦嘗修誠敬之學。故能觀雷霆而不失其守。豈不庶有得於道者乎。異日出而登仕籍。都清要以宣

天下湮鬱之氣。而躋斯民於豫樂熙雍之域。亦必有餘地矣。易曰。雷出地奮豫。此又觀雷之義也。文卿果能若此。則鄉人之疑。當以不解之矣。文政癸未七月。東奧安積信書。

槐雲樓記

莆田董先生新築居於俎橋之東岸。架一橋其上。樓其前。有古槐一章。大可蔭數畝。因阿翬飛。頗極華潤。樓前有古槐一章。大可蔭數畝。因取韓文公詩意。扁曰槐雲。而屬記於予。予曰。方今上下常苦不給。雖紆青拖紫之人。猶或不能修其舊構。而先生以儼然一畫師。非有一命之爵。立錫之封。乃

能成此樓居。殆亦人中之槐矣。行且排風煙。摩霄漢。振聲光於海內。蓋無難也。雖然。先生之所取以名樓者。抑非是之謂矣。凡林木之屬。或大過十圍。或小不盈把握。皆一氣之所流貫而生也。苟無是氣。水則稿矣。夫畫之爲技。豈特舐筆和墨。肖貌模寫其形狀。亦必有一精神以運之。故吳道子之畫龍。鱗甲飛動。欲雨即生煙霧。孫知微之畫水。輪瀉跳蹙。有崩崖之勢。苟爲無精神。死水而已爾。死龍而已爾。據此推之。先生之於槐。觀其爲幹爲條爲車蓋爲羽葆。龍驤而蟠蟠。龜穹而鵬騫。乃超然觸悟。解衣槃礴。極天下流峙。

翬蠕之狀。而純以精神運之。其逸韻妙品。必有復出乎象外者焉。果如是。先生之所爲者。道也。進乎技矣。且槐之言懷也。先生其亦有以懷乎哉。有客笑於旁者曰。子之言。是皮相之論。未窺其衡氣機者也。先生本衣纓子弟。風流才人。流連乎狹斜。揮金如糞土。向使先生少有檢局。則雖臨春結綺之華。何難之有。況此區々者也哉。今先生業已易軌改步。遂以畫爲玩世之具。方將逍遙彷徨乎大槐之國。南柯之郡。無何有之鄉。舉一切富貴貧賤毀譽得喪。可悅可愕。可歌可泣者。悉付之一夢。而子乃曉之焉。唯莊語是辨。信

予老屋一間上漏下濕
每風雨至輒竟夕體
不貼席年東半作
命工修葺

乎癡人前不可說夢也。先生撫几笑曰。夫子之論則
命之矣。客之談謔。亦可供一解頤也。請書之以爲記。

風記

今茲八月。屋宇加修葺。功甫訖而連日多雨。既望始
霽。是夜月暈甚大。翌日雨。至晚不已。戲妻孥
曰。平生畏雨如虎。今則可以甘寢無虞矣。遂就睡。夜
方四更。風大作。排戶破牖。擗屋墮瓦。泐泐爍爍。萬
竅怒號。予悚然驚覺。急叱婦點火。火隨後滅。忽劃然
掀撥屋角。雨滴之如亂麻。舉家惶遽。移牀撤筵。少選
門牖又崩壞。予知其不可支。長吁而坐。風益厲。雨益

文政癸未距今已三十四年矣
盲風之暴而此令最盲
風如兇狂耳則今最之
猛烈一可也也事政而辰
八月廿六日記

暴如崖崩石裂。林木震而虎豹叫。波濤翻而鼉龍鬪。
闔廬翹然。欲覆壓者屢矣。妻孥龍栗無人色。予亦
毛髮森豎。神氣消沮。不啻杜老一嘆也。既而動者自
止。鳴者自停。萬竅一寂。不知其所如往。闔戶而視之。
風含餘怒。樹帶遺憤。牆壁之傾倒。屋宇之崩墮。犬牙
狼籍。無所容足。家具亦爲所沾濡。垢于殊甚。且驚
且喜。區處整頓未畢。而天已明矣。是夜盲風所燄怒。
蓋不過二里。而都下尤烈。凡當隧者。大木拔。巨甍
飛。王侯邸宅。市鄼民屋。莫不毀敗。其間傾壞覆壓。
致死傷者不可數。實吾儕所未嘗觀也。因竊歎始

八月廿六日

恃修葺之功。自以萬無虞。而有風俄作。錯愕至此。則事固有不可測者。古之聖賢。洞見此理。故雖四海無虞之時。猶且惴々然。如履虎尾。涉春冰。後世狃乎治平。不復知儆戒。古人譬諸寢薪。巢幕。洵可懼也。噫。天下之變。常發於人所不慮。而起於世之所不疑。豈獨風哉。文政癸未書。

三國論

三國分爭數十年。地非不廣也。兵非不強也。而終無克平壹焉。其故何也。以智則相匹。以勇則相敵。乃以智攻智。以勇攻勇。譬如三虎爭肉而鬪。咆哮搏噬。雖

不遺餘力。皆終不能獲其肉。而困弊亦已極矣。然兩虎搏心壹力。而當一虎。則非一虎所能支。一虎既斃。則兩虎乃可定勝敗而食其肉。是三國之勢也。夫以三國之主。並一世雄豪。而其臣臣極天下之雋。固宜無遺策焉。而且未有一言愛此者。唯諸葛亮魯肅劉繇。三子爲能知大計而已。武侯之在南陽也。說照烈曰。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若跨有荊益。觀天下之變而動。則漢室可復興也。照烈雖頗用其計。然不據荊州而入巴蜀。非地也。不忍忿忿之心。而敗

孔明之所嘗言也。而西一之見。於白帝。非智也。故終其身無克濟焉。照烈既沒。武侯與吳修舊好。以經畧中原。而時機已去。雖以武侯之賢。亦無能為也。魯肅之遇照烈於當陽。見其奔敗。不能振。勸孫權以地業之。相與併力。蹙魏。後與關羽接壤。又通使結好。不接兵於疆場。孫權反以此詆肅。豈能知大計者哉。若夫照烈之大舉伐吳也。孫權稱藩於魏。劉繇勸魏主曰。吳者豺狼之國。不可信也。不若與蜀戮力進兵。以蕩平江東。然後轉戈而指蜀。則天下可一舉而定也。魏主不從。吳卒破蜀。不復服事。嗚呼。孔明魯肅劉繇三子。其所為國家計者。不期而

相合。若持在秦以異乎後者。然而三國之主。不能用其言。於強盛之時。以定天下大計。而遺憂於子孫。之額蒙昏懦。莫克紹述祖業者。或銜璧輿櫬。出為降虜。或束手。為姦臣所默奪。而社稷皆鞠為墟莽矣。迹其所由。我不能無憾于三國之主也。

魯肅論

孫權嘗論魯肅曰。子敬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又使關羽專荊州。而子敬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寃哉。論也。夫不有所捨。不可以有取。不有所失。不可以有得。故地有所不

取城有所不攻。肅之捐荊州而資玄德。即將以有所
大取也。夫以曹操之姦雄多智。而加有土地甲兵之
強大。其鋒所向。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孫權雖幸敗
之於赤壁。而操之心未嘗須臾忘吳。特其所畏者。以
劉備與之戮力焉耳。何以言之。初操聞權以地資備。
方作書愕然投筆而起。何則。權之志在偏據江東。而
不在圖天下。即有之。亦非其才力所能辦。是易與耳。
唯備也。可畏。以漢帝之裔。而有雄畧大度。能得士
民之心。每欲振漢室之衰。第勢窮力竭。猶為池中物
耳。今使之一旦階尺木而乘風雲。其震盪變化。終不

可控制。此操之所以寒心破膽而驚愕者也。且夫赤
壁之捷。非直周郎籌策之合機。亦由操之驕怯不備。
特一時之幸耳。操若懲前日之敗。悉舉關國之兵。而
東冠當是時。獨以江東之兵拒之。而無脣齒犄角之
援。此惟自救之不暇。惡能圖天下乎哉。肅有見於此。
故借荊州資於劉備。相與併力協謀。欲以蕩平中原。非
夫規必爭一州者比也。至若關羽之事。則肅之力未
必不能辨。誠以二國連衡。方將圖中原。而脣齒迭尋
干戈。是魏卒不可滅。而天下遂不可併也。故苞容含
忍而不肯取耳。呂陸輩不達大義。乃擠羽於機穽中。

以自截羽翼。**破部**使魏強梁不可撓。然自以為天下奇策。權亦嘉獎之不已。顧子敬為大言欺人。予不忍子敬之見誣。故為一言之

○范增論

楚之負罪於天下者。以增立義帝也。增徒見立義帝之可破秦。而不識項氏之禍由此起。甚矣增之不明也。當秦政殘虐。天下之心已潰叛。苟有揭大義討秦者。天下爭起而應之。故項氏提八千之兵。渡江而西。未數月。服屬者六萬人。當是時。雖不立義帝。破秦必矣。今夫立豎子於諸將之上。而北面事之。君臣之分

既截然矣。不稟其命而專之。是無君也。待其命而為之。是不能行我志也。大丈夫為天下除大難。以圖霸王之業。而僕々爾就豎子之條鉞。此豈羽之所能堪也哉。其勢至於弑之也固矣。是以帝擢宋義為上將。羽矯殺之。帝遣沛公入關。羽又負約王之漢中。遂遷帝而弑之。然羽以此負罪惡於天下。而天下皆叛之。其實增立義帝之所致也。嚮使增不立義帝。羽獨率諸侯西面誅秦。則天下唯羽之命。烏得有弑逆之事。而漢高亦豈得聲其罪以挫楚哉。漢高之困於滎陽間也。酈生勸立六國之後。夫立六國之後。非以為君

也。然張良以爲甚不可。何則。借助於人以邀一時之功。而遺後之憂。雖窮困之際。智者不爲也。增乃立義帝於兵勢^也奮^也時。卒使楚負大罪以亡。嗚呼。增可謂不知大計者矣。

論白石春臺

白石春臺二子。嘗論時政。以爲國家踵戰國餘習。而制度未備。文物未具。宜漸復乎天朝舊制焉。時白石據顯要。方將出新令。而文后厭代。事遂寢。春臺則草萊布衣。其說固弗行。故人往之。歎惜之。以愚觀之。二子蓋泥於古。而不通乎時宜者也。夫制度文物之

變。其漸久矣。自王綱中弛。將軍執權。蓋數百年。其間四海繹騷。煙塵頻驚。士大夫馳驚於戒馬。而不復知文物爲何事。於是刑政爲三尺之斷。象服爲短後之衣。一切從簡就便。先王之舊典。猶薰歇燄熄也。迄照后龍飛。天下初定。賢臣哲士。相與密勿經綸。立政教。設法度。其精深縝密。度越千古。然至文物制度。則率因前代。而損益之。蓋其意非不欲復乎先王之舊勢。不可也。何則。數百年來。士民之所便習。欲一旦革之。徒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於政教無大裨益焉。故以照后之聖明。猶且不敢改。而況於後世乎。

蓋天朝之與幕府。風俗各異。卒然變幕府之久習。倣天朝之風俗。容觀雖甚都。弊亦隨之。今夫棄短後之衣。而被袍曳裾。非不美也。然其弊必華侈婉柔之風盛。而勇悍敦樸之氣衰。士大夫皆以蹋鞠絃匏爲事。不肯務騎射刀鎗之術。其爲害不尠也。中古天朝之事。亦可觀矣。縉紳君子。狃於華靡。而不達于軍旅一朝兵起。即獸遁鳥竄。莫肯杖戈赴敵者。此其天下之權。所以潛移而終歸於將軍也。幕府之所以爲幕府者。風俗雖過於質。然抱勇毅敵愾之志。內以鎮天下。外以震戎狄。如斯而已。彼二子者。乃顧欲變勇毅

之俗爲婉柔之風。不已繆乎。夫輿服之制。宮闕之觀。官職之號。所謂文也。文勝則質滅。質滅則文無所加焉。自聖人矯而持之。未有文質適中而不相勝者也。故孔子病周末之文弊。而欲從忠厚之先進。由此觀之。質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不足而質有餘也。彼二子者。乃欲以文滅質。何也。且夫祖宗之法。徵諸前代。考諸今世。審時世之可否。與人情之向背。以立一代之典。而新進英銳喜事之士。不原祖宗之意。輒以私智強辯。變亂舊章。是安石之所以覆宋者也。嚮使二子之言行。天下幾何。而不復歸於騷擾也哉。而後人

不察焉。反揄揚而歎惜之。噫亦弗思耳矣。

嚴子陵論

隱逸之士。盤桓於山林江湖之間。不以天下累己。自世俗觀之。惟是儻然一漁樵耳。孰知其可尚焉。及明天子出。王帛以聘之。蒲輪以迎之。而彼偃蹇倨傲。不肯屈其節。千駟萬鍾。視之等錙銖。然後眴目驚視。相語曰。富貴人之所欲也。功名人之所慕也。而不足以動其心。巖棲谷飲。與麋鹿俱遊。抑何人哉。曰。是特立獨行之士也。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臣。富貴功名。不足動其心。其道固如是也。然而天下知名節之可尚

矣。又相語曰。天子者。天下之至尊也。億兆之所仰事也。而屈其尊以禮一介布衣。何也。曰。不以富貴驕人。以萬乘之尊下匹夫。天子之於賢者。其禮固宜然也。然而天下知道德之可崇矣。故隱逸之士。雖於世事不相關。而其所風勵。使天下之人。激貪警懦。砥礪名節。而致忠孝於君父。較之理一官一職而施政教於一時者。其功豈可同日而語哉。予觀西漢之世。其治亂得失。不甚相遠。然王莽之篡逆。能守節殉國者鮮矣。至東京官宦擅權之時。則名節之士。奮不顧死者。林立於天下。何其盛也。或謂光武起學校。修明禮義。

△非

之所致。其言固不無理。然以予觀之。得非釣臺一子陵樹之風聲邪。子陵蜚遐於塵壙之表。披羊裘釣澤中。光武徵之。拜大官不屈。遂去隱于富春山。其高風清節。振盪于天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况忼慨義烈。出于天性者。孰不聞其風而興哉。是以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皆以天下名教是非自任。正氣直詞。排斥戚畹。撻擊權璫。至裂首剖心。湛九族而不少顧焉。三代已降。名節之士。未有盛於東漢也。則子陵風勵之功。亦已偉矣。雖然。光武物色以得之。優禮以遇之。從其志而成其高。雖有子

陵。特釣臺一布衣而止耳。天下孰知焉。由此觀之。子陵之節。乃光武成之。而東漢諸名士。即子陵所風勵。故歸之光武。固不爲不可。若但謂光武起學校修禮義之所致。則唐太宗亦能起學校修禮義。貞觀之治。殆致刑措。而名節之盛。大有愧于東漢。豈非以太宗有禮賢之德。而天下無子陵其人邪。故予尤不得不推之也。

艮齋文稿卷之一



110X
329
16